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十季

夏雨清欢

陈亮



陌上烟雨

张绍琴



世人总道“春有百花夏有风”，仿佛风就是夏日的全部灵魂。可在我看来，风不过是夏日轻描淡写的笔触，雨才是夏日浓墨重彩的华章，是刻入骨髓的精魄。

雨是夏之精灵，带着洒脱与率真，来去匆匆。她不似风那般无形无迹，总以最直接的方式与世界相拥。雨滴敲打在青瓦上，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脆响，恍若一串碎玉跌落人间；落入河中，漾起圈圈涟漪，如一幅动态的水墨画卷；轻触人脸，那一抹清凉，瞬间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，让人得以用眼观、用耳听、用手触、用心感。

清晨的雨，最是温柔缱绻，宛如一位含羞的少女，踏着晨曦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悄然而至。还在睡梦中的我，便被那细微的“沙沙”声唤醒，朦胧间，便知昨夜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好雨。待睁开双眼，望向窗外，只见那银杏叶被雨水洗刷得翠绿欲滴，在微风的轻抚下，叶片上的水珠纷纷滑落，好似银杏叶在欢快地舒展着懒腰。此情此景，让人不禁想起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诗意画面，虽不见杏花，却也满是清晨雨景的静谧与美好。

午后的雨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，像个调皮捣蛋的顽童，爱搞恶作剧。明明出门时还是晴空万里，骄阳似火，转眼间，天空便乌云密布，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。没带伞的人只能狼狈地躲在公交站台下，眼巴巴地看着带伞的人从容走过，心中满是懊恼。而站在雨中，看着那白茫茫的雨幕，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刘禹锡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

晴却有晴”的诗句。夏雨的心思，着实让人捉摸不透。它以一种随性的姿态，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意外与惊喜。

傍晚的雨，又别具一番风情，宛如一位身着华服的妖娆女子，在夕阳的余晖中翩翩起舞。夕阳尚未完全隐去，雨便急不可耐地飘落下来。被雨水浸润的云彩，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亮，天空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紫色。室内的暑气在雨水的攻势下节节败退，窗外的树木在风雨中摇曳生姿，仿佛在演绎一支古老而神秘的舞蹈。雨声哗哗，似是天地间最激昂的乐章，让人沉醉其中。待骤雨初歇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与青草的清香，树叶上的水珠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宛如挂满了一树晶莹剔透的珍珠，美不胜收。

看着这变化万千的夏雨，心中不禁感慨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有疾风骤雨的艰难时刻，也有和风细雨的温柔时光；有突如其来的困境，也有缠绵悱恻的美好。苏东坡曾言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这份豁达与洒脱，正是看透了雨的无常，明白了人生的起伏本就是常态。夏雨不会因人们的喜好而改变它的轨迹，人生的阴晴圆缺也不会因我们的意愿而转移，我们又何必为此而烦恼忧愁呢？

雨停了，或许会有绚丽的彩虹横跨天际，为这夏日增添一抹亮色；即便没有彩虹，那被雨水洗涤过的天空，也会变得格外清澈明亮，宛如人们在经历风雨后，豁然开朗的心境。在这夏雨的世界里，我寻得了一份清欢，也读懂了些许人生的真谛。



## 在雨天读书

吴昆

雨，淅淅沥沥地飘落，为世界蒙上一层朦胧的纱。在这样的雨天，最适宜的莫过于捧起一本书，沉浸于那一方墨香的天地。

当雨滴开始轻叩窗棂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似是大自然奏响的一曲乐章，我便知道，属于我的读书时光悄然来临。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，选一本心仪已久却一直未读的书，坐在临窗的位置，让那柔和的雨丝映入眼帘，为阅读增添几分诗意。

打开书本，文字如同灵动的精灵，在眼前跳跃。每一个字符都仿佛带着独特的温度，在雨天的静谧中传递着作者的情感与思想。读一本散文，那优美的语句如同潺潺的溪流，在心田缓缓流淌。“雨，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，织成一片轻柔的网，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。”张爱玲笔下的雨，充满了细腻与哀愁，在这样的雨天读来，更觉韵味悠长。那丝丝缕缕的雨，似乎也化作了书中的情感，将我紧紧包裹。

若是读一本小说，雨天则为故事增添了别样的氛围。书中的人物在风雨中穿梭，他们的命运也如同这变幻的天气，充满了未知与波折。我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，与主人公一同经历风雨的洗礼。在那一个个情节的起起落落间，我感受着人性的复杂与美好。外面的雨声时而急促，时而舒缓，仿佛在为书中的情节配乐，使整个阅读过程更加生动、立体。

雨天读书，不仅仅是阅读文字，更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我们总是忙碌于各种事务，很少有时间停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。而雨天，将一切都隔绝在外，只留下这一方宁静的空间。此时的我，如同一个孤独的旅人，在文字的海洋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港湾。

在雨天读书，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。平日里匆匆流逝的每一分钟每一秒，此刻都变得格外珍贵。我不再被时间的枷锁束缚，而是尽情享受着阅读带来的愉悦。一页页地翻过书本，感受着知识的积累与心灵的充实。当我合上书页，心中满是满足与感慨。那一段段文字，如同点点繁星，照亮了我内心的黑暗角落。

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打湿了窗外的世界，也滋润了我心中那片读书的花园。在这个雨天，我与书为伴，度过了一段宁静而美好的时光。这就是雨天读书的魅力所在。它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一片净土，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份安宁。

晨起，在烟雨中小跑，草木葳蕤，空气清新，鸟儿欢鸣，盈盈绿意和大自然的天籁一起，令我眼明神爽。彼时，我装在裤兜中的手机铃声常会不合时宜地响起。

掏出一看，是母亲。我微微皱了一下眉，极简的话语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丝不耐烦，“妈，啥事？”早已步入中年的女儿翅膀硬了，扑扇出的风呼啦呼啦，全然不顾及身边最亲的人的感受。年迈的母亲将满含期待的话说得迟迟疑疑，小心翼翼，“周末不上班你要去哪儿不？”“啥事嘛？”我的不耐烦加重，却并不急于道出我的安排，或者说并无安排，为随时拒绝留下余地。“没事的话陪我上山栽菜可以吗？”“不行，我要看书。”我断然拒绝。不陪母亲上山，我可以找到很多借口。母亲失望地挂断电话。十次请求中偶尔有一次我遂了母亲的愿，母亲的话语便会异常增多，脸上的沟壑如暖阳相照，变得生动起来，嘴唇翻动，将那些陈年旧事絮絮地对我说了又说。

有时，我不仅拒绝母亲，还会像多年前她教训我一样“教训”她，“这样雨稀稀的去干啥，您又不是好多事做不完，等天晴了再去不好吗？”母亲耐心地回答，“雨不大，衣服都打不湿，这样的天气栽菜容易成活”。母亲的话当然不能说服我同行，哪怕沾衣不湿，下雨露水总会湿了裤管，山路泥泞，走起来一摇一摆，稍有不慎，滑倒在地，人就变得狼狈不堪。“教训”母亲，让不愿陪同的我理直而心安。

母亲是惯于在雨中劳作的。每当细雨如烟，陌上浮起一层薄雾，她便戴上草帽，塑料袋中装上邻居送的或是农贸市场买的秧苗，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山而去。

菜园在五里外的山上，是多年前开荒所得，需坐一段公交车，走一段山路。山路是一条小径，树木繁茂处铺满落叶，晴天脚底处发出好听的沙沙声，雨天则是一片寂然，踩在薄薄的地毡上，倒也不担心滑倒。接近菜园的一段路没有树木，雨天是纯粹的泥径，人走在上面有溜冰的感觉，很容易滑倒。年迈的母亲双手张开，脚底滑动时维持着平衡，远远望去，好像一个蓝色的影子在烟雨中滑稽地舞动，时隐时现。

园中蔬菜种类不多，无非是些白菜、萝卜、莴笋之类，母亲却料理得极仔细。母亲用锄头挖出小坑，栽菜前将周围板结的土块一一捏碎，再轻轻放入纤弱的菜苗。手势极为轻柔，仿佛放下的不是蔬菜，而是刚出壳的雏鸟。覆土时，五指微微弯曲，从四周拢来细土，在根部围成一个小小的堡垒。雨丝落入坑中，立刻被土壤吮吸殆尽。

“雨天栽菜，成活十成。”母亲总这般说。雨水滋润，菜苗便少受移植之苦。我读到“润物细无声”之句，便想起母亲在雨中的背影。她何尝不是那无声的雨，将我们兄妹几人浇灌长大。

归途上，母亲常顺手摘些野菜或折耳根，分成几小袋，送到我和哥哥家的小区。雨水洗过的野菜格外鲜嫩，那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。

如今菜园荒芜，母亲的整个身子早已埋入她钟爱的土地，我和哥哥的小区也不再有人给我们送来野菜鲜蔬。周末，我在烟雨中跑步，母亲迟疑的声音再也不会响起。只是，我的目光习惯穿过细雨，似乎陌上的烟雨朦胧处，仍有一个蓝色身影在弯腰劳作。

烟雨霏霏，不歇地下着，将往事洗得清晰如昨。